



## 乡情

## 我家住在箍箍山下

徐启玖

我的老家，在箍箍山下，是一个风光秀丽、水木清华的村庄。村前，一条蜿蜒曲折的潜南干渠潺潺流过，渠水清澈明丽；村后，巍峨绵延的大别山余脉四季如春，色彩斑斓。

村庄名为丫环树村，这个名字背后，藏着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。明末清初，村里有位命运多舛的姑娘，因家境贫寒，被卖至铜陵凤凰山下的姚员外家，成了姚家小姐的贴身丫环。主仆二人形影不离，情谊深厚，宛如亲姐妹。姚小姐自幼青梅竹马，早有婚约的周公子更是情比金坚。然而，周公子家中突遭变故，中道衰落，进京应试又落第而归，抱病返乡途中，不幸客死路边。姚小姐匆匆赶来奔丧，伤心欲绝，最终香消玉殒于周公子身旁。贴身丫环得知消息，肝肠寸断，为追随小姐，毅然撞石殉主。后来，丫环被葬于姚小姐墓旁，不久墓地上长出一棵独树，人们称其为“丫环树”。姑娘的父兄为纪念这位忠心耿耿的苦命孩子，将树移植到家乡村庄，从此，村庄便得名“丫环树村”。

丫环树村规模不大，仅有十来户人家。村民们遵循着古老的生活节奏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我家是后来搬迁至此落户的。初闻村名，满心疑惑，知晓背后故事后，我被那份重情重义的情怀深深打动，从此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片土地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夏日傍晚，我总会和小伙伴们在村庄前干渠边嬉戏玩耍。我们挽起裤脚，踏入清凉的渠水，追逐着四处逃窜的小鱼小虾，那欢快的笑声，至今仍在耳边回荡。

村后不远处，便是横亘绵延的大别山余脉，山脉自西向东，逶迤延展30公里，群峰错落相连，次第铺展，浑然一体。而丫环树村的背后，正是那座神秘的箍箍山。村里每户人家都分得一块山地，大家自觉肩负起看山防火的神圣职责，杜绝私自砍伐树木、开采山石的行为。不过山里的荒草可割回家用作柴薪，漫山遍野的蘑菇、板栗、毛桃、山楂等野果，可以自由采摘。对孩童而言，这里还是一座充

满欢乐与惊喜的乐园：春日，我们穿梭在山林间，采摘五颜六色的山花；夏日，在清澈的溪水中嬉戏打闹，感受清凉；秋日，品尝着酸甜可口的野果，大快朵颐；冬日，踏雪寻觅雪鸡的踪迹，充满新奇。

有一回，生产队队长毛自田邀我一起去巡山。山林中树木高大、植被繁茂，悦耳的鸟鸣声此起彼伏，目之所及皆是醉人的绿意。走着走着，我惊觉山腰有个环绕一周的大平台，心中满是疑惑。登上山顶，毛队长点上一支烟，向我讲起山的传说。原来，合肥本无大、小蜀山，玉皇大帝为增此地灵秀，命二郎神从四川峨眉山移两座山过来。二郎神遂用扁担挑起两座山，腾云驾雾朝着合肥方向赶来。途中在此山顶小憩，山体却突然开裂，裂缝越来越大，危急时刻，二郎神拔下两根头发箍住山腰，才化险为夷，此后山腰处便有了环形平台。人们为了纪念这段神奇的经历，将其命名为“箍箍山”。

箍箍山海拔200多米，是大别山余脉众多山峰中的一员，与两边山峰相映成趣。这里风光秀丽，白鹭翱翔，宛如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，为老家的村民提供着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。

提及家乡的自然环境，绕不开村庄前的潜南干渠。它是安徽肥西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。因其位于大潜山之南，故名“潜南干渠”。渠水清澈甘甜，如同一股生命的源泉，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沿途的村庄与田野。它不仅为庄稼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，更赋予了村庄无限的生机与活力，成为村庄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
得益于潜南干渠的滋润与庇护，丫环树村和沿流的众多村庄一样，从此告别了干旱的困扰。粮食产量逐年提升，村民生活日益富足。如今，大别山余脉依托紫蓬山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造全域旅游风景带，处于山水之间的丫环树村，凭借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的自然风光，正乘上时代的东风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崭新篇章。

## 古街采韵

凌泽泉

在水乡三河的怀抱中，藏着一条条被岁月摩挲得温润如玉的老街。它们像一本本泛黄的线装书，每一块青石板都是书页，每一道裂纹都是岁月留下的眉批。三河老街更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以青石为骨，以流水为魂，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诉说着千年的往事。

天色微明，老街在薄雾中苏醒。青石板路泛着幽光，似一条沉睡的蛟龙，鳞甲上凝结着千年霜露。晨风掠过小南河，带着鱼腥与水藻气息，将沿街店铺前高挑着的布幌吹得猎猎作响。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青石板上，早点摊的香气便已灌满街巷：油条的酥脆、豆浆的香浓、米饺的香气、包子的软糯杂揉在一起，勾引着路人的味蕾。三三两两的街坊坐在摊位前，一边享用早餐，一边聊着家长里短。那亲切的乡音与爽朗的笑声构成一曲动人的晨曲。孩童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穿过，清脆的笑声与打闹之声给老街增添了蓬勃生机。

日上三竿，老街的米饺店前长龙仍在，油锅里的糯米翻滚如金鲤，咬开酥脆外皮，腊肉冬笋草虾的鲜香裹着糯米粉的甘甜，让人挪不动步。

老街两旁建筑多为清末民初风格，虽经风雨侵蚀，却仍能看出往昔的精致。木质门窗上雕刻的繁复花纹：或为寓意吉祥的花鸟虫鱼，或为象征富贵的牡丹云纹。每一处细节都仿佛留有匠人的指纹，承载着那个年代人们对美的期许。是啊，老街的气息其实就是一部混合交响曲：木质腐朽的醇香、青苔湿润的青气与飘荡的烟火味混杂在一起。这是老街独特的呼吸，是岁月发酵的味道。蜿蜒向前的青石板路，经岁月打磨，光滑如绸缎。缝隙间偶见倔强生长的野草，它们是老街跳动的脉搏。伫立老街，闭上眼，能听到时光的脚步声。

正午时分，镇里人家开始在炉灶上升腾烟火。红烧鱼的酱香、青菜的鲜嫩、红烧肉的醇厚，构成温馨的生活图景。家家窗口飘出的饭菜香，是最抚慰人心的乡愁。

华灯初上，小南河的乌篷船载满星月。临水茶楼的灯笼将店铺招牌投在波心。酒肆里飘来三河米酒的醇香。半醉的游人以箸击盏，吟哦起“三水贯珠帘，千年枕涛眠”的残句。

每逢佳节，三河老街总会沉浸在浓浓的喜庆氛围中。春节时，腰鼓队穿梭在街巷之间，锣鼓震天响，孩子们跟在队伍后面欢呼雀跃，老人们则站在路边连连称好；万年台广场，河蚌舞表演，更是迷倒万千游客。元宵佳节，老街挂满了形态各异的灯笼：传统的圆柱灯、荷花灯与现代创意灯笼交相辉映。猜灯谜的活动吸引着众多街坊，大家围在灯笼前冥思苦想，偶尔猜中谜题时的那份喜悦让整个老街洋溢着欢声笑语。

在老街之中，还有一些默默坚守的手艺人。剪纸艺人的手下仿佛有魔法：一张普通的红纸在他手中翻转剪裁后，便成了栩栩如生的作品——或是展翅欲飞的蝴蝶，或是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。羽扇艺人则用巧手编织出一幅幅精美的扇面，深受游客喜爱。保存完好的古宅里，木雕、砖雕、石雕无不彰显出雕工技艺的精湛。

偶遇老街夜雨，我躲在英王府的廊檐下。雨丝穿过马头墙的兽脊，在青石板上敲击出古调。两千五百多年的光阴在此折叠，吴楚争霸的箭簇、太平军的火铳，都化作屋檐水叮咚落下的回响。三河古街不会老去，它如同一颗镶嵌在水乡的珍珠，在时光的长河中依然闪烁着独特的光芒。

## 诗词

## 咏亳州中药材大市场

(外一首)

王家富

药都自古盛名扬，九域商衢汇此乡。  
楼阁千箱储药满，阶廊十里散樟香。  
华佗遗迹寰瀛晓，本草诸方岁月长。  
商贾云游通四海，口碑无价质精良。

## 大湾村新貌

峰回岭抱大湾村，满目青山气象新。  
几垄茶园看野绿，一溪春水绕芳茵。  
曾经瘠土荒凉地，现步康庄富丽春。  
最是电商连四海，网红带货乐乡民。

## 风土

## 仰望一棵树

吴中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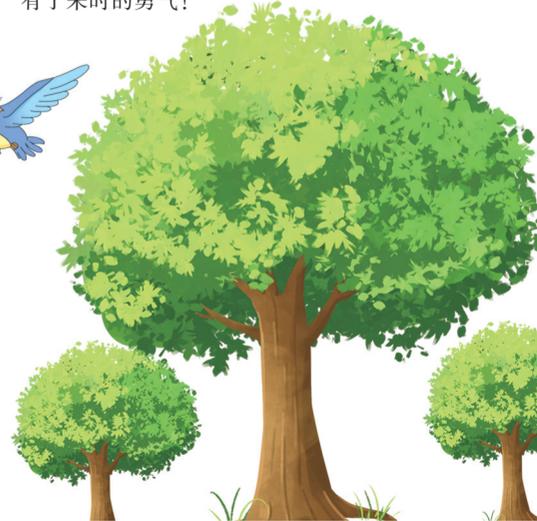
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”村庄像一只巨大的鸟巢，掩映在繁花绿树之下。乡下人家多围个小院，有的树紧挨着院墙，枝叶郁郁青青，在风中晃动身影，恍若家庭的成员。夏日炎炎，待到黄昏时分，搬个小木桌，摆上几块西瓜，奶奶惬意地摇着蒲扇，爷爷吧嗒着旱烟，只有麻雀能听懂他们的谈话，只有树木明白他们的心事。

村头的树，是前些年响应国家号召栽下的——“植树造林，绿化祖国”。你瞧，香樟那粗壮的枝干，像巨人的臂膀；紫薇婀娜着身姿，在雨中含羞；梧桐威武的士兵，庇护朴实的乡民。放眼望去，旷野上的树，则是自生自长的。或由飞鸟衔来种子，或随大风任意播散，树不挑环境，不择土壤，从不抱怨出身，自顾自地生长。树，安安稳稳地扎根、繁衍，栖着鸟群，顶着日头，迎着风暴，苍苍茫茫，连成一片。

在乡村，农人很少去打理一棵树，也不像城市的绿化工对着花草树木一通修剪。树，不矫情，不贪功，不像庄稼要人精心照料，劳神费力。树懂事的少年，无需处处叮咛；又像还未老去的父母，不必时时牵挂。风霜雨雪，电闪雷鸣，严寒酷暑，树，岿然不动，安然无恙。春来抽芽，秋来落叶，年复一年，镌刻着年轮，悄无声息地苍翠，不卑不亢地扎根。

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”树是村庄的舞台。农闲时节，乡亲们喜欢围坐在树旁，或谈天论地，或家长里短，或抚古思今。卸下繁重的农事，喝一口浓茶，农人们敞开心扉，天南海北。风中哗哗作响的树叶，像极了忠实的听众，尽情地为他们鼓掌。多年后，瓦房坍塌了，道路改建了，池塘干涸了，炊烟变淡了，唯有树还立在那里，历经沧桑，不离不弃，一直等待着，只为归乡人指路。

俗话说：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”树生性木讷，不善言辞，不知变通，世人曾诟病它的迂腐不堪，却不知它的执着、深情。作家三毛曾言：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……”立于斑驳的光影之下，仰望一棵树，脚步不再徘徊，身心不再疲惫，仿佛又拥有了来时的勇气！



## 随笔